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

■ 徐 今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与研究基金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资助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

徐 今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徐今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2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7-19902-6

I. 索… II. 徐… III. 索绪尔 (Saussure, Ferdinand de 1857-1913)—语言学—关系—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6 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203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7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902-6 定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参照点的,是对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延伸、批评和发展。有人说,只要你研究语言学,就会在某个胡同和索绪尔相遇。

百年来,我国的索绪尔研究成绩斐然,但在研究模式上侧重“解读模式”而忽略“接受模式”,即忽略考察索绪尔学说在汉语语言学界的各种反馈。中国学者对索绪尔学说整体上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是否吸收了索绪尔学说的精华?是否一定程度上改造或发扬了索绪尔学说?哪些学者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是否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等等。这些问题在解读研究模式下是不大会被考虑的。

本书旨在通过考察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来推进对索绪尔学说的理解,更深入地认识索绪尔学说中的精华和局限。我们相信,新的研究模式会带来不一样的发现。

全书包括四大章。第一章界定“索绪尔学说”的基本内容。本书所谓的“索绪尔学说”,指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反映的索绪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语言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共时语言学;其二,在共时语言学的框架内建构语言系统理论的大厦;其三,提出符号学的相关思想,为系统理论的导出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是“时代篇”,以时代为线索总结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引入、传播和深入的情况。第三章是“人物篇”,选择对索绪尔学说钻研最为深入且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学说的三位学者,考察其索绪尔思想。第四章是“理论篇”,梳理索

绪尔语言思想在中国的理解、消化、吸收等情况。即全书分别从接受时代、接受学者、接受理论等三个不同的视角综合考察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

进入 21 世纪之后，索绪尔研究不但没有过时，反倒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希望本书能和 2016 年出版的拙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相互配合，让更多的人走近索绪尔，理解索绪尔。

徐 今

2017 年秋于大连理工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索绪尔与索绪尔学说.....	1
第一节 索绪尔生平.....	1
第二节 索绪尔学说.....	5
第二章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时代篇	47
第一节 初步引介期	47
第二节 介绍批判期	52
第三节 重新认识期	56
第四节 深入拓展期	72
第三章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人物篇	85
第一节 方光焘	85
第二节 高名凯.....	106
第三节 王希杰.....	126
第四章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接受——理论篇.....	136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36
第二节 系统理论.....	147
第三节 符号观.....	160
参考文献.....	173
后记.....	192

第一章 索绪尔与索绪尔学说

第一节 索绪尔生平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语言学理论，被视为语言学历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深深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对其后许多新学派的建立和发展都产生过很大影响，甚至对整个人文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说：“索绪尔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法国人家里。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母亲生性聪慧，是一位出色的音

乐家。

索绪尔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并在家里一位世交——语文学者皮克戴特(A. Pictet)的指引下，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后来又学习了梵语。索绪尔中学时期读到了葆朴(F. Bopp)等语言学家的著作，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探索“语言的普遍系统”，14岁时就写了一篇题为《语言论》的论文，认为所有语言都起源于由两三个基本辅音构成的系统。索绪尔这种幼稚的极端简化论得到了皮克戴特热情鼓励和及时告诫。

1875年，索绪尔中学毕业后遵照家庭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还同时兼听各种课程：神学、自然科学、法学等。他对各门学科所怀的兴趣，对他后来提出普通语言学的一系列观点起到了很大作用。一年之后，由于对语言学的爱好，他决心改行把语言研究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并申请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会。

1876年，索绪尔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莱比锡是当时欧洲语言学的“首都”。索绪尔在那结识了日后成为“青年语法学派”的勃鲁格曼(K. Brugmann)等人，而且交往甚密，并开始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不久，索绪尔转学到柏林大学。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题为《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巧妙地解释了印欧语中大家认为很难解决的几个元音交替的问题，才华初露，引起了欧洲语言学界的注意。

1880年，索绪尔再回到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这是一篇技术性很强的论文，索绪尔在语言分析中显示了他对梵语和印欧语其他语言令人信服的丰富知识，探讨了当时语言学研究普遍忽视的句法问题，着眼语法格之间的关系来限定属格的价值。全体答辩委员给予索绪尔的论文评价是“已达到值得称赞的最高点的优秀论文”。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T. Mauro)评论索绪尔这篇论文“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一位教授在后来悼念索绪尔的文章中

说：“如果不是索绪尔很谦虚的话，可能出现一个年轻的考生把答辩委员会这些学者推上被质问席的情况。”那一年毕业前夕，索绪尔遇到一件趣事：莱比锡大学的一位教授见到他时问：“你是那位伟大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亲属吗？”

1881年索绪尔来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学习，一开始他选修了米歇尔·布雷阿尔(M. Breal)、伯尔盖纳(A. Bergaigne)等教授的拉丁语文献学、梵语、伊朗语等课程。教师们都觉得这位学生足以担纲授课的工作。有一次伯尔盖纳上课，讲的是索绪尔研究过的元音问题，伯尔盖纳干脆让索绪尔上讲台讲解。没几天，全体教师会议一致通过，任命索绪尔担任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课程的讲师。这年的11月5日，索绪尔正式开始讲授“日耳曼语比较语法”课，这门课本来是著名学者布雷阿尔讲授的。布雷阿尔非常器重这位天才青年，他的主动让贤，为索绪尔开通了在法国的教学与科研之路。

从1881年到1891年，索绪尔在法国任教十年，先后讲授了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日耳曼语比较语法，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等课程。这十年，索绪尔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教学成果，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语言学大师的学生，如比较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语音学家毛格拉蒙(M. Grammont)和帕西(P. Passy)，建立了“法兰西学派”——社会心理语言学派。

由于索绪尔在学术界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这是法国的最高待遇和荣誉，也是法国学术界对索绪尔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上的崇高地位的充分肯定。然而按照法国的法律，要担任这个职位，索绪尔必须首先取得法国国籍。对祖国瑞士的强烈热爱和眷恋，和对巴黎这个西欧学术中心的深深向往，使索绪尔陷入了极大的矛盾。此时父亲对索绪尔的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为索绪尔争取到家乡日内瓦大学的印欧语比较语言学非专任教授席位，一贯重视传统的整个索绪尔家族也都希望他回国任教。索绪尔不再犹豫，决心回国。巴黎的同事们对索绪尔的离去依依不舍，在布雷阿尔、帕里斯等著名学者的建议下，法国政府同意授予索绪尔一枚里昂·德奴尔勋章，以表彰他在巴黎的业绩。

1891年，索绪尔回国，在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任职。自此直到1913年去世，他一直在该校任教。索绪尔开设过许多课程，一开始主讲梵语和印欧语课程，后期讲授日耳曼历史语言学，而特别重要的是他于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年间三次开设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课。索绪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开设的这三次课程，汇聚了他一生的成果，他在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之前，已经把整个印欧系主要的语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日耳曼语、古高地德语、古英语）都讲授了一遍或数遍，深深知道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他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不从事共时研究，而是在历时领域中研究一些细节。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语言学新理论。

在日内瓦的这二十多年，索绪尔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充分意识到，彻底改造一门学科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事实上他生前在学术上也是孤立的。他在1894年1月4日写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流行术语如此荒谬，改革流行术语的必要性，以及为此而证明语言一般说是何种对象的必要性，都会败坏我的历史兴趣，虽说我最大的心愿总的说莫过于不要我为普通语言学操心。这一切最后会勉强地写成一本书，我在书中会无精打采地解释，为什么语言学使用的术语中，我觉得没有一条术语是有什么意义的。”但同时他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因为他一直不满意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始终在修正和完善它。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无论是在大纲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是一次比一次更为丰富和深刻，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也没有兴趣写成专著。

晚年的索绪尔，始终处在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压力之下（每周十节课以上）。1912年夏，索绪尔在病痛压迫下离开教学讲台回乡养病，他在病床上还学习了汉语。1913年春，索绪尔病情恶化，于2月22日与世长辞。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葛（A. Sechehaye）根据索绪尔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课的课堂笔记，尤以第三次所讲内容为主，编辑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

于191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经典著作。

第二节 索绪尔学说

索绪尔学说集中反映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后文简称《教程》)一书中，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自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多次再版，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该书极大地促进了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形成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语言学从此成为一门现代科学。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教程》为参照的，是对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延伸、批评和发展。

一、《教程》主要学术思想

《教程》内容丰富，不仅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教程》没有对任何一种语言进行详尽的描写分析，它的贡献在于为现代语言学制定了基本原则。索绪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可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后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具体阐述索绪尔的语言思想。

其一，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共时语言。索绪尔指出，语言学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好确定。他说，“无论我们从哪方面研究，语言学的完整对象都不在我们面前出现。”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语言(*langue*)是言语活动(*langage*)减去言语(*parole*)。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和词汇系统，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语料，但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语言集团的语言。索绪尔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建立语言理论面

临的“第一条分岔路”。在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后，索绪尔又将共时(synchronie)同历时(diachronie)区别开来，认为两者的区分是“第二条分叉路”，这一区分强化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索绪尔强调共时性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语言除了有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客观地存在着当前的结构属性，这在语言学中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所谓共时研究，是把语言作为在特定时间里独立的交际系统来研究；所谓历时研究，则是对语言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历史的研究。索绪尔强调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索绪尔在强调语言共时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了历时的研究，他主要关心历时研究中的语音演变和类比问题。

其二，在共时语言学的框架内建构语言系统理论的大厦。系统理论是索绪尔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也是索绪尔共时理论思想的核心。系统一词在《教程》中出现多达138次，含义十分丰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的系统，而不是一堆由互相独立的成分组成的集合体。这种相互联系，体现在共时语言结构的两个方面：由言语的前后顺序体现的“句段关系”，以及由系统中不同的成分和范畴构成的“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被后人改称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互有差别的单位的对立表示着意义的区别。索绪尔的系统概念和“价值”“区别”“对立”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价值概念，在系统理论中极为重要，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索绪尔所谓的“价值”，可通过其著名的象棋和列车的比喻来了解：认识和区别棋子与列车，是根据它们在整个系统中，即一局棋或者一个铁路网中所占的位置，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构成材料。也就是说，价值是由语言单位在系统中受到其他单位的制约而产生的。索绪尔进而宣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主张以一种关系的观点代替原有的实体的观点，指出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的变化是语言研究中的重大转折。

其三，提出符号学的相关思想，为系统理论奠定理论基础。符号观是索绪尔整个学说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在语言学历史上，索绪

尔最早指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这样就强调了两者的联系是非物质的，是抽象的。索绪尔用他所创立的符号学术语“能指”和“所指”来对应“音响形象”和“概念”，进一步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具有任意性特征。他强调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其后果是不胜枚举的。他还指出符号具有线条特征，它的重要性与任意性原则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索绪尔在学科性质上把语言学归属于符号学，而将符号学归属于社会心理学，认为符号的基本属性是社会性和心理性。但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只是初露端倪，未及深入展开。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是系统而又新颖的，他受业于历史比较研究，又不局限于它，将语言学推进到现代语言学阶段。一般认为，现代语言学区别于以往语言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重视语言的系统性，重视共时的研究，重视口语的研究，认为语言学应该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确定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很明显，这几点都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因此，索绪尔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一）研究对象：共时语言

研究对象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任何科学体系的建立，都要明确研究对象，以便提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索绪尔为了解决“语言学的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是什么”（p28）^①这一问题，提出了语言和言语这对概念，继而又作出共时与历时的区分，认为语言优先于言语获得研究地位，共时优先于历时获得研究地位。“共时语言学”是索绪尔的重点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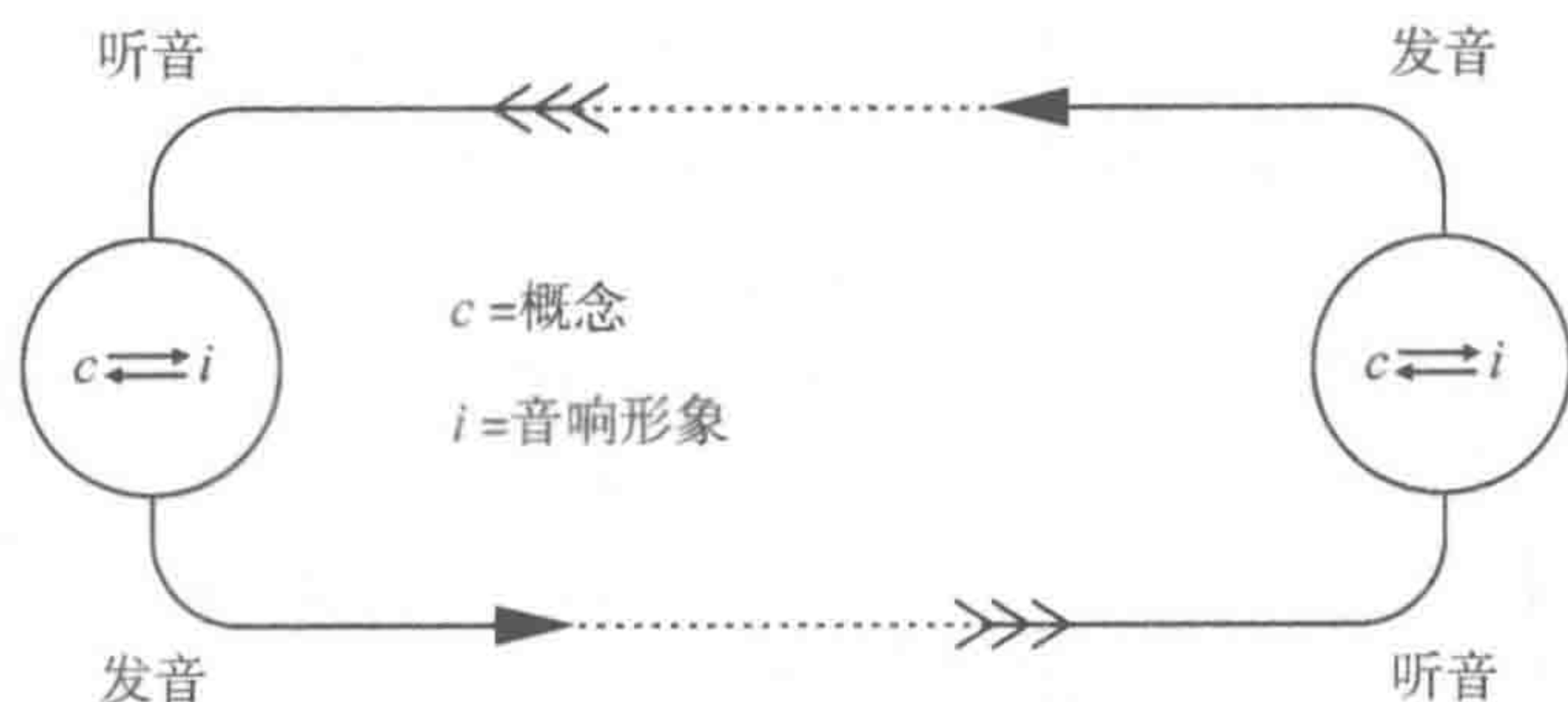
1. 语言和言语

（1）言语活动

什么是言语活动，索绪尔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用

^① 本书括号里的页码一律指引号里的语句在高名凯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页码。

下图勾勒了言语活动的全过程。(p33)



从此图可知，言语活动包括三个部分：物理部分(声波)、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心理部分(音响形象和概念)。

索绪尔认为不能将言语活动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言语活动是异质的，是极为复杂的。“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p30)“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p29)“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p29)索绪尔看到，“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着语言学的完整的对象；处处都会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只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冒着看不见上述二重性的危险；要么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两种做法都将为好几种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规范语法、语文学等等——同时敞开大门；这几种科学，我们要把它们跟语言学划分清楚”。(p30)

基于此，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必须“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p30)语言是索绪尔从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

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p41)

索绪尔“选择”将语言“先”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是面对众多二重性的最佳选择。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明显不同，一个含有主观选择性，一个是客观的存在。在索绪尔看来，“别的科学都是对预先确定了的对象进行工作，接着就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加以考虑，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存在于观点之前，人们将会说，是观点创造了对象。”(p28)

(2) 语言和言语的含义

什么是语言？从外延来看，语言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从内涵来看，特别是从与言语对立的角度来看，“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cdots=1$ (集体模型)。”

什么是言语呢？“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p35)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在这里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其公式如下： $1+1'+1''+\cdots$ ”(p42)

语言和言语的内涵差异可以用一组相对立的特征来说明，即语言是“社会的、潜在的”，而言语是“个人的、实现的”。

(3)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之间既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同时又相互区别。语言和言语是在言语活动这一总体之下的解析，这本身就决定了它们之间彼此依存的关系。索绪尔对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有着相当精彩的描述：“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另一方面，我们总是

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自己的母语；它要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p41)

语言和语言之间互为前提的依存关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p41)两者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其二，语言是主要的，言语是次要的。其三，语言是确定的；言语是不确定。“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p30)“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p35)

正因为语言和言语的绝对不同，索绪尔反对将两者联合起来进行研究。“要用同一个观点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简直是幻想。”(p42)

(4) 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目的

索绪尔在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指认和排序。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建立言语活动理论时遇到的第一条分岔路，两条路不能同时走，必须有所选择”。(p42)索绪尔选择了具有同质性和确定性的语言进行第一步的研究，且计划在《教程》中只讨论语言。但他并非排除言语的研究，他说：“我们可以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p42)索绪尔曾向第三次讲授的听课学生许诺，言语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由于索绪尔过早去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许诺，我们无法获悉他言语的语言学的全貌。

索绪尔还认为在语言的位置确定后，言语会自动地归附于语言。“我们在全部言语活动的研究中为语言科学安排好了它的位置，同时也就确定了整个语言学的地位。言语活动中其他一切构成言语的要素会自动来归附于这头一门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归附，语言学的各部分也就都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p40)

索绪尔在异质的言语活动中提取出了同质的语言并确定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这是索绪尔和以前的语言学的原则性区别。如果没有这种区分，我们将面临着一堆异质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茫然不知所措。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成为语言研究方法论之一。

2. 共时和历时

(1) 共时和历时的关系

“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p119)“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p143)

(2) 共时和历时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共时和历时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绝对对立，还存在交叉关系。“依存”“对立”“交叉”这样的字眼均出现在索绪尔的叙述之中。“为了更好地表明有关同一对象的两大秩序的现象的对立和交叉……”(p119)“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p127)但毫无疑问，索绪尔认为共时和历时之间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关系是对立关系。索绪尔花了大量篇幅重点强调共时和历时的对立，强调共时优于历时，至于两者的交叉关系和依存关系都是在阐述对立关系时附带显现出来的。

索绪尔认为共时和历时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对立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p122)“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p131)两者具有本质上、方法上及原则上的对立。

① 系统性不同

共时涉及系统，历时与系统无关，这是两者本质上的差别。“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前后相继的要素和同时存在的要素之间，以及局部事实和涉及整个系统的事实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使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一门单独